

《人文與社會》學報第三卷第二期

二〇一三年六月 頁 95-120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三曹詩歌中的鳥意象研究\*

許淑惠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臺灣

### 摘 要

漢末至魏，干戈動盪，卻也是文學自覺的年代，曹氏父子雅愛文學，與建安七子，一同開創當代文風，彬彬盛況，成果斐然。歷來關注三曹者，多以戰爭詩、樂府詩及書牘研究為主，亦多見側重其文學風格、生命無常之慨嘆。綜觀三人詩歌，情意真摯，語言精美，透過意象以喻己志，近來學者多所留心，舉凡風、霜露、飛鳥等，足見三曹父子詩歌中的各類意象，已漸受學者關注，然論及飛鳥者，僅著重於歸納賞析禽鳥形象，未能細膩分析各類鳥禽所蘊含之意義；且三曹父子個人性情、生命閱歷、才學能力亦多所差異，故作品亦大相逕庭。本文擬就三曹父子詩歌中所描繪的禽鳥意象，以史傳、詩話、筆記等資料為輔，進行深入探討，以期更加貼近三曹父子詩歌創作之精髓。

關鍵詞：三曹父子、鳥意象。

---

\*投稿日期：2013.02.28；刊登日期：2013.06.03

# **A Study On Bird Metaphors In The Poems Of Three Caos**

Hsu, Shu-Hui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ia Nan University  
Taiwan

## **Abstract**

From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to the Wei Dynasty, it was the time warfare happened frequently. Although the situation was unrest, it was also an awakening period for literature. The Cao Family were fond of literature and brought it up with The Seven Scholars of Jian'an to a prevailing state. Nowadays, most of the study conductors usually focused on Three Caos' poems regarding warfare, Music Bureau Collection, and letters, and emphasized on their poetry styles and exclamatory expressions toward transient life.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scholars studying on Three Caos' poetry metaphors such as wind, frost and dew, and flying birds due to Caos' exquisite words to express their ambitions in metaphors with their true heart. Even though, there was more attention on Caos' poetry metaphors, flying birds were merely categorized and appreciated without elaborate analyses. Different bird species meant different metaphors and meanings. In the other hand, Three Caos' personality, experiences and literature intelligence were divergent; therefore their poems were supposed to be distinctive respectivel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grasp the essences of Three Caos' poems through analyzing historic biographies, poetry reviews and notes to probe into the bird metaphors.

**KEY WORDS:** Three Caos, poetry, bird metaphors

## 壹、前言

漢末至魏，干戈動盪，卻也是文學自覺的年代，劉勰《文心雕龍·時序》云：「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車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sup>1</sup>曹氏父子雅愛文學，與建安七子，一同開創當代文風，彬彬盛況，成果斐然。<sup>2</sup>歷來關注三曹者，多以戰爭詩、樂府詩及書牘研究為主，<sup>3</sup>亦多見側重其文學風格、生命無常之慨嘆，<sup>4</sup>然三曹父子作品引人入勝之處，絕非僅止於此。綜觀其詩歌，情意真摯，語言精美，透過意象以喻己志，更是高妙手法。清·劉熙載《藝概》論詠物作品云：「詠物隱然只是詠懷，蓋有我也。」<sup>5</sup>可知詠物作品不僅僅關注事物形象，乃深切融我之見於其中；俞琰〈歷代詠物詩選序〉亦云：「詩感於物，而其體物者不可以不工，狀物者不可以不切。於是有詠物一體，以窮物之情，盡物之態，而詩學之要，莫先於詠物。」足見詠物題材乃詩歌創作的重要元素，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加以解釋云：

「意象」是作者的意識與外界的物象相交會，經過觀察、審思與美的釀造，成為有意境的景象。<sup>6</sup>

<sup>1</sup>〔梁〕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月），上冊，卷2，頁135。

<sup>2</sup>〔梁〕鍾嶸撰《詩品》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其為羽翼。次有攀龍附鳳，自致於屬車者，蓋以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鍾嶸：《詩品》（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2月）。

<sup>3</sup>研究三曹戰爭詩者為張娣明：〈三曹戰爭詩探析〉，收錄於《中國學術年刊》第二十四期（2003年6月），頁283-324；研究三曹樂府詩者為盧文心：《三曹樂府詩研究》（臺北：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李清筠：〈三曹樂府詩中的神仙世界〉，收錄於《國文學報》（1999年6月），頁153-175；研究三曹書牘者為李麗美：《三曹書信文研究》（新竹：玄奘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及恩塚貴子《三曹書牘體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sup>4</sup>研究三曹文學風格者為曹平佳：《曹氏父子詩歌藝術風格研究》（新竹：玄奘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8年）、田偉方：《曹氏父子文學風格研究》（新竹：玄奘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研究三曹詩歌中的生命意識者，如丁威仁：《三曹時代北地文士「惜時生命觀」研究--以建安七子與曹氏父子之詩歌為研究對象》（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sup>5</sup>〔清〕劉熙載撰：《藝概》（台北：金楓出版社，1998年7月），頁23。

<sup>6</sup>黃永武撰：《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年9月），頁3。

藉由作者結合主觀情志與客觀物象，意蘊深切，「意象」是文學創作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祝堯《古賦變體》亦云：「凡詠物之賦，須兼比興之義，則所賦之情，不專在物，特借物以見我之情爾。」<sup>7</sup>文學作品細膩描寫物態，可遠溯至《詩經》，至魏晉賦篇乃大行其道，詩歌亦著重於此類題材。三曹父子善於描繪物況以喻己志，近來學者多所留心，舉凡風、霜露、飛鳥等<sup>8</sup>，足見三曹父子詩歌中的各類意象，已漸受關注；然飛鳥一篇，多著重於歸納賞析禽鳥形象，未能細膩分析各類鳥禽所蘊含的意義，且因三曹父子個人性情、生命閱歷、才學能力之差異，而大相逕庭，故本文擬就三曹父子詩歌中所描繪的禽鳥意象，以史傳、詩話、筆記等資料為輔，進行探討，以期更加貼近三曹父子詩歌創作之精髓。

## 貳、魏晉詩歌中的鳥意象書寫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云：「聯袂不窮，流連萬象之機，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即隨物以婉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sup>9</sup>詩人應物興感，主觀情志擇取相應物象來表達，早在《詩經》、《楚辭》已將花草鳥獸取為吟詠素材，聞一多《詩經通義·周南》云：「《三百篇》中以鳥起興者，亦不可勝計，其基本觀念疑亦異源於圖騰。」<sup>10</sup>足見《詩經》早已奠下以禽鳥為比興寄托之基礎。漢代至魏晉之賦，更以詠物題材為大宗，藉禽鳥以明己志，備受歷代撰寫者青睞，如《山海經》已詳載東南西北中各地之飛鳥，屈原更大量描寫各類禽鳥，如〈離騷〉：「恐鵜鴂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懷沙〉：「雞鷲群舞」、〈思美人〉：「因歸鳥而致辭」，尤其是描繪鳳凰，賦予理想，正因屈原之影響，後世更熱衷以善鳥、惡禽來比附忠貞、奸佞之人，委婉比喻，意涵深刻，如王逸〈九嘆〉：「憫空宇之孤子兮，哀枯楊之冤雛。孤雌

<sup>7</sup>祝堯：《古賦變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

<sup>8</sup>郭燕茹撰：〈論「霜露」意象在三曹詩歌中的不同涵義和表現〉《文化論壇》；榮小措撰：〈建安三曹詩中的風意象考述〉《蘭台世界》2011年9月；裴登峰撰：〈三曹詩歌中的飛鳥形象〉《社科縱橫》1995年第五期。

<sup>9</sup>〔梁〕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月），下冊，頁693。

<sup>10</sup>聞一多撰、朱自清等編輯：《聞一多全集·古典新義》（台北：里仁書局，1993年），頁107。

吟於高墉兮，孤鳴鳩棲於桑榆。」以冤雛比喻孤臣之憂，對比鳴鳩之得意；更有以禽鳥比附祥瑞兇訊者，以賈誼〈鵬鳥賦〉最為知名。

魏晉時期對物有了嶄新思考，據劉劭《人物志》云：「物生有形，形有精神，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sup>11</sup>人與物本具有形體，形體之中富有精神，往往是最引人思考之處，劉勰《文心雕龍·詮賦》云：

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sup>12</sup>

可見草木物況皆足以觸發作者心緒，而六朝時期此體之大量創作，更是有目共睹，《世說》中多見論及時人詠物賦作，<sup>13</sup>亦不乏提及鳥類者，如〈言語〉：「支公好鶴，住剡東剡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sup>14</sup>就《世說》之描寫，鶴鍛羽後顧翅，頗有懊喪之意，支盾不捨，乃欣賞其「凌霄之姿」，不願淪為人類的玩物，可見已將自身追求自由之心，投射於鳥獸，也可展現支盾仁愛萬物之情。

後世藉詩詠物，更是文學創作之大宗，其方式據清·李重華《貞一齋詩說》云：「詠物詩有兩法，一是將自身放頓在裡面，一是將自身站立在旁邊。前者乃有我之境，主要是藉由物體、物性來抒發個人情志或幽微寄託難言之隱；後者則屬無我之境，純粹以客觀眼光寫物。」<sup>15</sup>此說不侷限於詩歌，應可廣泛論及詠物作品，足見以物寄懷，或純粹針對物象進行描繪是詠物的兩大面向。景蜀慧《中國魏晉南北朝文學史》云：「魏晉南北朝詩歌在傳襲《詩經》、《楚辭》、漢代民間樂府和古詩十九首優良創作傳統基礎上，……內容上則開闢了詠懷、詠史、

<sup>11</sup>〔魏〕劉劭撰：《人物志》（北京：中華書局，1936年）。

<sup>12</sup>同注9，上冊，卷2，頁135。

<sup>13</sup>《世說新語》中提及詠物賦作之處為：「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文學98〉）、「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文學100〉）。

<sup>14</sup>余嘉錫撰：《世說新語箋疏·言語》（台北：華正書局，2003年11月），上冊，頁122、136。

<sup>15</sup>〔清〕李重華撰：《貞一齋詩話》，收錄於丁福保編《清詩話》（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3年），頁856。

游仙、招隱、玄言、田園、山水等豐富多采的題材。」<sup>16</sup>中國文學自古以來，即有「詠物」之傳統，自《詩經》、《楚辭》以降，多見藉物起興、取譬託諭之作，漢賦承繼此風，文學發展源遠流長，魏晉文學著實占有重要位置，除了對《詩經》、《楚辭》等諸多古代文學之繼承與發展，也開展出獨特思考，文人將原先重視道德修養轉為個人精神之呈現，藉此可見作者創作之意蘊及藝術手法，而鳥類確實是重要的吟詠題材。

## 參、鳥意象之意涵及其書寫懷抱

三曹父子開拓當代文風，詩歌中多描繪禽鳥形象，使其成為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然三者人格特質、情性才思、身世遭遇各不相同，因而描寫手法及其側重點亦異，故本節擬就三曹父子詩歌中論及禽鳥之處，進行統計，並就其描繪手法及意蘊，略述如次：

### 一、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瞞，雖出身軍旅，卻雅好文學，據陳壽《三國志·魏書》云：「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sup>17</sup>《宋書》亦云：「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息鞍披覽，投戈吟詠。」<sup>18</sup>曹操以相王尊位，外定武功，內興文學，詩歌風格慷慨縱橫、古直悲涼<sup>19</sup>，現存詩歌二十餘首，擅長因物興感，如〈龜雖壽〉：「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是著名的優秀作品，以千里馬為喻，借比興手法抒發自己的雄心壯志，其中亦多見描繪禽鳥之作。據筆者統計，曹操詩歌，論及鳥類之處有七，其中又以鴻雁為夥，其次為烏鵲、鷓鴣、鷺鳥、比翼鳥等，茲就意蘊探析如次：

#### （一）戎馬生涯，關心時弊

鴻雁，俗稱大雁，為季節性遷徙之候鳥，毛色呈紫褐，腹部偏白，嘴部扁平，腳短有蹼，專以種子、魚、蟲為食，飛翔排列成行，自古

<sup>16</sup>景蜀慧著：《中國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1月）。

<sup>17</sup>〔晉〕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sup>18</sup>沈約撰：《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6月），卷14，頁668。

<sup>19</sup>〔梁〕鍾嶸《詩品》云：「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卷下，頁54；明·胡應麟《詩藪》云：「魏武雄才崛起，無論用兵，即其詩豪邁縱橫，壘壘一世。」

以來備受文人關注，描寫於作品之中，而曹操詩中亦曾描繪鴻雁，如〈卻東西門行〉：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餘里，行止自成行。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飛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返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崗。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朱嘉徵云：「歌鴻雁，征戍曲也。道將士離索之悲，以勸勞之。」曹操此作帶有強烈悲涼氣息，篇首描寫鴻雁，自塞北無人之地遠飛萬里，更可見其寥落，「行止自成行」一句，可見鴻雁結伴而行，依順節令變化，嚴冬南飛食稻，春日展翅北回，極為辛勞困苦。曹操特意於詩歌前六句，以鴻雁為比興，實乃欲與其後四句描繪轉蓬之語，兩相對照，據《俾雅》載：「蓬，末大於本，遇風輒拔而旋。」「轉蓬」又稱飛蓬，即隨風飄轉之蓬草，古時常用以比喻征夫遊子漂泊他鄉。鴻雁依時而回，而轉蓬隨風飛揚，斷絕故根，「萬餘里」則凸顯路途遙遠，「萬歲」則可顯見時間漫長，皆有意強調時空阻隔。此詩開頭藉由兩層比興手法，實有借賓顯主之意，欲引出征夫戍邊懷鄉之苦，其末四句再以比興作結，首尾呼應，鴻雁、轉蓬、神龍、猛獸、狐狸等，細膩描繪形象，著力凸顯特徵，清·王夫之評：「著意處皆以興比寫生。」<sup>20</sup>張玉穀亦云：「此傷久從征役之詩。首六，鴻雁有時歸鄉，一層反興；「田中」四句，轉蓬長辭故根，一層正興，……兩層三比，然後一句拍合陡收，筆勢凌厲，通首增色。」<sup>21</sup>足見此詩善用比興手法，描繪征夫懷鄉之苦，形象栩栩生動，愁思悠悠不絕。而〈蒿里〉亦描繪鴻雁，但思考顯然不同，詩云：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sup>20</sup>〔清〕王夫之《船山古詩評選》卷1，收錄於河北師範學院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編《三曹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2月第三次印刷），頁25。

<sup>21</sup>〔清〕張玉穀撰：《古詩賞析》，同注20，卷8，頁144。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云：「此用樂府題，敘漢末時事。所以然者，以所詠喪亡之哀，足當哀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sup>22</sup>足見此詩與〈薤露〉緊密相關，前者哀王公貴人，後者送士大夫庶人，亦有視此為挽歌者，此詩寫作背景為各州郡軍閥起兵討伐董卓，前十句清晰勾勒歷史事件，話語凝鍊，以鴻雁飛行之排列，言州郡軍閥各懷私心，難以齊力，皆未敢直接與董卓正面迎戰，恐損己身，曹操對此深表不滿，故賦詩排遣之。

## （二）壯志未酬，求賢若渴

〈短歌行〉為曹操之代表作，充分呈顯作者感傷時代動盪，光陰流逝，友朋亂離之悲嘆，並帶有求賢以助建功立業之思考。上述四句最受讀者關注，形象生動，據曹植〈與楊德祖書〉云：「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肱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sup>23</sup>足見曹操有心延攬天下英才為己所用，下列四句最能集中體現此一理想，詩云：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作者以烏鵲南飛之形象，生動刻畫賢者遠走之深深憂慮。清·吳淇云：「史稱魏武以植為類己，幾欲易儲，觀其〈短歌行〉一篇，其一片體恤天下憂寒之士之意，可謂深至矣！」<sup>24</sup>曹操為一代梟雄，歷史評價貶抑之聲如雷，但文學創作上，自有不可抹滅之價值，如清·劉熙載《藝概》云：「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sup>25</sup>而〈短歌行〉中的禽鳥描寫，歷來備受討論，如明·謝榛《四溟詩話》云：「詩有簡而妙者，……亦有簡而弗佳者，若鮑泉『夕鳥飛向月』，不如曹孟德『月明星稀，烏鵲南飛。』」<sup>26</sup>肯定其妙處；陳沆《詩比興

<sup>22</sup>〔清〕方東樹、汪紹楹點校：《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6月），卷2，頁67。

<sup>23</sup>〔魏〕曹植撰：〈與楊德祖書〉，收錄於《曹子建集》（台北：中華書局，1981年），頁87。

<sup>24</sup>〔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同注20，頁155。

<sup>25</sup>〔清〕劉熙載撰：《藝概》（台北：金楓出版社，1998年7月），卷2，頁82。

<sup>26</sup>〔明〕謝榛撰：《四溟詩話》、宛平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8月第四次印刷），卷2，頁33。



筏》云：「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則南馳耳。分奔蜀吳，棲皇未定。若非吐哺折節，何以來之？」<sup>27</sup>則著重探討作者恐賢者遠走南方，不為己用之焦慮。另有〈步出夏門行〉（冬十月）一詩：

鷓鴣晨鳴，鴻雁南飛。鷙鳥潛藏，熊羆窟棲。

此詩描繪多種鳥類，朱乾云：「敘其途路所經，天時物候，又自秋經冬。雖當軍行，而不忘民事也。」<sup>28</sup>初冬雞晨鳴，雁南飛，鳥深藏，熊棲息，藉此說明萬物依節令，各得其所，並描繪北方生活安定，隱約呈現欲結束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之苦；另有〈善哉行〉其三：「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沖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爾雅·釋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鸚鵡。」郭注云：「似鳥，一目一翼，相得乃飛。」曹操以鳥高飛雲漢，不受拘限，似隱喻賢者不為己所用，足見此詩乃作者強調求賢、敬賢之心，故明·鍾惺《古詩歸》云：「曹公心腸，較司馬懿光明些，治世能臣，亂世奸雄，明明供出，讀其詩知之。」譚元春亦評：「少小時讀之，不覺其細；數年前讀之，不覺其厚。至細、至厚、至奇。」<sup>29</sup>足見曹操文學藝術特色，備受後世青睞。

## 二、曹丕

曹丕（187~226），字子桓，據《三國志》曰：「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通貫古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文，博學彊識，才藝兼該。」<sup>30</sup>《典論論文》亦自述平生云：「少誦詩、論，及長而備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sup>31</sup>足見曹丕自幼飽讀詩書，文武兼備，今存詩歌約四十餘首，筆觸細膩深刻，情志婉轉動人，其中亦有不少描繪禽鳥之作，據筆者統計，約有鴻雁、燕、鴛鴦、鳳鳥、黃鵠、黃鳥、雉等種類，共計七項，十條資料；此外，尚有不明其類別，僅就其姿態及形象進行

<sup>27</sup>〔清〕陳沆：《詩比興筏》，同注 20，頁 43。

<sup>28</sup>〔清〕朱乾：《樂府正義》卷 8，同注 20，頁 37-38。

<sup>29</sup>〔明〕鍾惺《古詩歸》，同注 20，頁 63。

<sup>30</sup>同注 17，卷 2，頁 74。

<sup>31</sup>〔魏〕曹丕撰、魏宏燦校注：《曹丕集校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89。

描繪者，如飛鳥、離鳥、群鳥、孤鳥等，亦有九條資料，共計十九條，約佔曹丕詩歌近三分之一，茲就其意涵，分析如次：

### （一）宴饗歡遊，寫景細膩

曹丕身為曹魏集團中的核心人物，以公子之尊，常有宴饗聚會，歡樂爽健之作甚繁，如〈芙蓉池作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屬宴饗所見之景，生動如畫作、〈善哉行〉其二：「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描繪飛鳥翻翔天空，帶有自在無拘之感，而〈於玄武陂作詩〉：「柳垂重蔭綠，向我池邊生。乘渚望長洲，群鳥謹譁鳴。」則描寫遊覽玄武池之景，動靜皆寫；而〈十五〉一詩，論及山間禽鳥云：「雉雊山雞鳴，虎嘯谷風起。熊羆當我道，狂顧動牙齒。」此詩為登山寫景之作，下半部著重描繪禽鳥野獸姿態，形象逼真；但亦不免因現實環境而有孤寂之感，如〈丹霞蔽日〉：「孤禽失群，悲鳴雲間。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有之，嗟我何言。」此詩著重凸顯個人生命之感懷，以丹霞、彩虹指出時光短暫，月之盈缺、失群之孤鳥，更引出曹丕鬱悶難解之心緒，足見曹丕善於描繪景物，細膩深刻。宴饗聚會，更是曹氏集團文人，生活不可或缺之事。

### （二）代擬之作，感人肺腑

曹丕亦有描繪雁鳥之作，如〈寡婦詩〉云：

霜露紛紛交下，木葉落兮萋萋。候雁叫兮雲中，歸燕翩兮徘徊。  
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頽。

此詩前有序，云：「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子孤寡，為作此詩。」足見此篇乃代擬傷情之作，用以追悼阮瑀。張玉穀《古詩賞析》云：「詩傷寡婦，而竟代寡婦自傷，最為親切。首四，就秋景說起，感時觸物，蒼莽而來。」<sup>32</sup>前四句描繪秋日蕭瑟之景，描寫霜露、落葉、候鳥、歸燕，實乃有意借蕭索秋夜，寫婦人孤寡之情，候鳥哀鳴之聲，燕雀徘徊之影，更加添了苦澀情緒；另有〈雜詩〉其一：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徬徨。……草

<sup>32</sup>張玉穀撰：《古詩賞析》卷8，同注20，頁86。

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鬱鬱多悲思，絲絲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嘆息，斷絕我中腸。

曹丕此詩爲思鄉之愁，寫漫長秋夜，淒清寂寥，最易觸發遊子心緒。首二句以草蟲悲鳴、鴻雁南翔，渲染對故鄉的思念，以景喻情之法，在曹丕詩歌中發揮的淋漓盡致，故陳祚明評之曰：「景中情長」，可見一斑。另有〈燕歌行〉其二：「仰戴星月觀雲間，飛鳥晨鳴聲可憐，留連願懷不自存。」清·王堯衢《古唐詩合解》云：「魏文代爲北征者之婦思征夫而作也。婦人感時物以起興，言霜飛木落，鳥亦知歸，獨我君子客遊不返，令我思之腸斷。」<sup>33</sup>足見曹丕詩歌擅長以禽鳥爲喻，頗似〈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物性所適，順其自然。人之懷思，亦由於性之所安而已<sup>34</sup>，以景烘托纏綿悱惻之情，更加動人深摯。

另有〈於清河見輓船士新婚與妻別〉詩，更是曹丕代擬手法的代表：「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鳴，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比翼戲清池。」曹丕以第一人稱口吻，寫新婚夫妻之別，首二句述說別離，三至八句描繪秋景，藉涼風、蟋蟀、寒蟬、枯枝營造悲涼氣氛，襯托出女子之悲，而末兩句提及黃鵠，據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云：「鵠大於雁，羽毛白澤，其翔極高而善步，所謂鵠不浴而白，一舉千里，是也。亦有黃鵠、丹鵠，湖海江漢之間皆有之。」<sup>35</sup>另有〈臨高臺〉詩，亦描寫黃鵠：「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鵠往且翻。」實乃受命遠征，以黃鵠爲比<sup>36</sup>，而代擬之作則深蘊情感，以黃鵠爲喻，捕捉其善飛翔之形象，點出女子心中希冀與丈夫遨遊千里，不受現實拘限之心願。

另有〈於清河作〉一詩：「音聲入君懷，悽愴傷人心。心傷安所念？但願恩情深。願爲鷓鴣鳥，雙飛翔北林。」以閨中女子口吻訴說相思

<sup>33</sup>〔清〕王堯衢撰：《古唐詩合解》卷3，同注20，頁75。

<sup>34</sup>〔清〕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同注20，卷2，頁175。

<sup>35</sup>〔明〕李時珍撰：《本草綱目》（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sup>36</sup>〔清〕朱乾《樂府正義》曰：「疑時被命遠征，故以黃鵠爲比，前祝願，後自嘆也」卷3，頁82。

情意，語調悲悽，「鷓鴣風鳥」即「鷓鴣風」，亦作「晨風」，形似鷓鴣，屬猛禽類，羽色青黃，以鳩鴿燕雀為食，此處曹丕對晨風鳥之描寫，顯然受了《詩經》：「歛彼晨風，鬱彼北林」之句影響，化用而為女子深切之盼望，猛禽形象轉變為綿綿不盡的深情，無怪乎王夫之讚此詩云：「玄音絕唱」，乃當之無愧！而〈秋胡行〉其三：「雙魚比目，鴛鴦交頸。有美一人，婉如清揚。知音識曲，善為樂方。」據《列異傳》云：「宋康王埋韓凭夫妻，宿夕文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桓棲樹上，晨夕交頸，音聲感人。」曹丕藉由雙魚並目、鴛鴦交頸，寓含尋覓知音，求賢之意甚明，已跳脫男女戀情之思。

### （三）思親懷鄉，牽動肝腸

曹丕詩歌多見描繪飛鳥形象之句，雖未明白道出禽鳥種類，卻仍可就其意蘊進行探討，如〈短歌行〉：

仰瞻帷幕，俯察几席。其物如故，其人不存。……呦呦遊鹿，  
草草鳴鹿。翩翩飛鳥，挾子歸巢。我獨孤瑩，懷此百離……。

此詩為曹丕思親之作，開篇二句可知作者睹物思親，「呦呦遊鹿」六句，更以動物親子之情，反襯己身喪父之悲痛。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云：「思親之作，哀情徘徊。用鳴鹿飛鳥，比體甚切。一意承接，異於孟德者矣！」足見比興手法，蘊含情思，極為深婉動人。另有懷鄉之作，如〈於明津作詩〉：「遙遙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遙望使心懷，遊子戀所生。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據《爾雅·釋鳥》：「皇，黃鳥。」郭璞注：「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黃離留，即黃鶯。」郝懿行義疏：「按此即今之黃雀，其形如雀而黃，故名黃鳥，又名搏黍，非黃離留也。」足見古來論及黃鳥，大抵有黃鶯、黃雀兩說。此鳥於《詩·葛覃》：「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已可見之，而曹丕以黃鳥隨凱風而去，鳥聲哀鳴，襯托思鄉之情，深婉動人，清·王夫之評曰：「意旖旎以無方，情縱橫而皆可。」<sup>37</sup>另有〈陌上桑〉：「棄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虎豹嘯動，雞驚禽失，群冥相索。」詩篇開頭直陳離鄉，可說是作者早年隨父出

<sup>37</sup>〔清〕王夫之撰：《船山古詩評選》卷4，同注20。

征，於軍旅所見之景，以虎豹怒號，山雞受驚，禽鳥紛亂，哀鳴相尋，藉此呈現戰士思鄉之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云：「極仿孟德，荒荒蒼蒼，其情苦悲。」<sup>38</sup>此類作品，於曹丕詩歌之中，較為稀少。

### 三、曹植

曹植，字子建，為曹操之子，曹丕胞弟，出生於兵荒馬亂、群雄紛起之時代，故曾自云：「生乎亂，長乎軍。」曹植少聰慧，善屬文<sup>39</sup>，歲漸長與其父兄及當代文人，如建安七子、楊修、邯鄲淳等人品詩論學、唱酬往來<sup>40</sup>，今存詩歌約八十餘首，以五言為主，亦有四言、六言和雜言，樂府佔其中半數以上；其題材較為廣泛，亦曾詠鳥為賦隱喻自身處境，如〈鸚鵡賦〉、〈鶴雀賦〉、〈離繳雁賦〉、〈白鶴賦〉等，皆用以抒發作者憂懼不安、寂寞無依之苦，足見鳥意象在曹植文學創作中，佔有重要地位，茲依其意蘊，分述如次：

#### （一）宴饗歡聚，悠閒自在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云：「暨建安初，五言騰躍。文帝、陳思，繼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器，磊落以使才。」<sup>41</sup>足見宴饗乃魏晉文人生活要事，建安七子亦多見以〈公宴〉為題之詩，同題競作，互較高下，與曹丕〈芙蓉池作〉一詩，作於同時。曹植亦有〈公宴〉詩云：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阪，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飆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此詩為曹植參加公宴所賦，公子指曹丕，青年時期多居鄴下，與當時著名文士，來往密切，閒暇之日，往往宴飲遊樂、鬥雞弋射、擊劍對弈、馳騁田獵，為奢華貴族之生活。〈公宴〉、〈鬥雞〉等詩篇清楚記錄

<sup>38</sup>〔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同注 20，卷 5，頁 77。

<sup>39</sup>〔晉〕陳壽《三國志》云：「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同注 17。

<sup>40</sup>曹丕〈與吳質書〉云：「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

<sup>41</sup>同注 9，上冊，頁 66。

曹植及劉楨、王粲等人之南皮遊，及鄴下文人集團生活之真實寫照。此處曹植將禽鳥，與明月、列宿、秋蘭、朱華、潛魚並論，呈現生動明快，朗然輕快之氣息，遊樂院囿，歡騰一時。此詩特殊之處，在於嚴整格律，描繪景物鮮明。

而〈鬥雞〉一詩，亦可見貴族生活，詩云：「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爲，眾賓進樂方。長筵坐戲客，鬥雞間觀房。群雄正翕赫，雙翹自飛揚。揮羽激清風，悍目發朱光。觜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長鳴入青雲，扇翼獨翱翔。願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場。」應瑒、劉楨等人亦有以〈鬥雞〉爲題之詩，顯見此活動乃當代宮廷貴族所熱衷，同題競作甚夥。曹植此詩精心刻畫雄雞威武勇猛之軀，及群雞相鬥之況，技巧高妙，明·謝榛《四溟詩話》評之曰：「善形容鬥雞之勢，『俯』、『落』兩字有力，一『散』字相應，然造語太工，六朝之漸也。」<sup>42</sup>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亦云：「『揮羽』六語，生動，詠小物須如此生動始佳。『觜落輕毛散』，摘出詠之，似齊、梁、隋、唐語。通前後讀下，殊不覺纖且輕，以通篇氣厚也。」<sup>43</sup>足見曹植以特寫鏡頭，細膩關注雄雞姿態，下筆用字頗爲精采，動靜之間，唯妙唯肖；而〈芙蓉池〉一詩：「逍遙芙蓉池，翩翩戲輕舟。南陽棲雙鵠，北柳有鳴鳩。」則屬紀遊之作，描繪夜遊芙蓉池所見之景，棲鵠、鳴鳩動靜皆寫，境界清新。

## （二）贈詩酬詠，相互慰問

曹植詩歌，不乏贈人之作，以「贈」、「送」字爲名者，計有〈贈王粲〉、〈贈丁儀〉、〈贈徐幹〉、〈贈丁翼〉、〈贈丁儀王粲〉、〈贈白馬王彪〉、〈送應氏〉等。張玉穀《論古詩四十首》第十七云：「陳王文帝所忌，有愛才之心，而實無援才之力。故於同時六子，贈送諸什，時露此意，而皆不使一直筆。讀者須玩期慘淡經營處。」<sup>44</sup>其中多見描繪禽鳥者，如〈贈王粲〉一詩云：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故道，

<sup>42</sup>〔明〕謝榛撰：《四溟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8月），卷4，頁100。

<sup>43</sup>〔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同注20，頁191。

<sup>44</sup>〔清〕張玉穀《論古詩四十首》第十七，同注20，頁208。

顧望但懷愁。……

綜觀此詩，顯然以鴛鴦喻王粲，王粲十七歲至荊州依附劉表，但未得重用，後歸曹操，為建安七子之一，今人黃節云：「粲詩或為植而發，植此詩蓋擬粲詩作也。自『羲和逝不留』句以上，皆逐句相擬，……」黃氏認為曹植此詩與王粲〈雜詩〉<sup>45</sup>關係密切，曹植寫作之時間，眾說紛紜<sup>46</sup>，此暫不贅論，然曹植與王粲之情誼，昭然可見，故有詩歌相贈。此詩前六句寫曹植入西園所見，李善謂以鴛鴦喻王粲，鴛鴦形象鮮明，自《詩·小雅》已有記載，云：「鴛鴦于飛，畢之羅之。」毛傳云：「鴛鴦，匹鳥也。」晉·崔豹《古今注·鳥獸》云：「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死，故曰匹鳥。」自古以來，文人多描繪鴛鴦，正因雌雄不相離之形象，故常用以比附夫妻、兄弟之情、文德之士。<sup>47</sup>尤以鴛鴦比喻男女忠貞不渝之情，最為普遍，而曹植翻新化用，以鴛鴦哀鳴求偶，孤寂無依之形象，同情王粲孤棲無法施展抱負；「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兩句，可能是因當時政治情勢，而不便表露心跡，故以鳥為喻，帶有感嘆及無奈之情。另有〈送應氏〉其二云：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  
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建安十六年(211)，曹植隨父西征，途經洛陽，與當時極富盛名之應瑒、

<sup>45</sup>王粲曾作〈雜詩〉：「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

<sup>46</sup>〔唐〕劉履曰：「仲宣因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表卒，勸其子琮歸太祖，則是仲宣固有思魏心矣。是時子建寄贈此詩，勸其歸魏，而勉使勿憂也。」〔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曰：「舊注謂粲在荊州，子建以此詩寄之，今復細玩，乃粲已至鄴下。當時魏武欲易儲，故子建有羅致群彥以為羽翼之意。若是在荊州寄贈，定作山川脩阻之語，乃云孤鴛在池，則近求非遠求矣。」朱緒曾曰：「粲歸魏，與子建相善。」

<sup>47</sup>以鴛鴦比喻夫妻者，如漢·司馬相如〈琴歌〉：「室邇人遐獨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唐·溫庭筠〈南歌子〉「不如從嫁與，作鴛鴦」；比喻兄弟之情者，如曹植〈釋思賦〉：「況同生之義絕，重背親而為疏。樂鴛鴦之同池，羨比翼之共林」、嵇康〈贈兄秀才入軍〉「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游高原，夕宿蘭渚。邕邕和鳴，顧眄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比喻文德之士者，如序曰「刺幽王也，此述先王招致文武之賢，以享有福祿之盛也，鴛鴦以比文德之士。」

應璩兩兄弟相遇，而應氏兄弟將北行，故曹植賦詩二首贈之。第一首著重紀錄漢末連年征戰，民不聊生之實景，帶有哀傷悲痛之情；而第二首先以難得清明之政、太平盛世之慨，引出嘉會、人命皆短暫之嘆，其後數句皆紆發依戀不捨，帶有惜別之情。「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兩句，據張玉穀《論古詩四十首》第十七云：「末四句就路遠會難，設想到願與俱往，到底曲折。」<sup>48</sup>實乃隱含作者愛才卻難以援助之苦衷。

另有曹植贈徐幹之詩，亦描繪禽鳥云：「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春鳩鳴飛棟，流飆激欄杆。願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徐幹（170-217），字偉長，善於詩賦，雅好文辭，但宦途坎坷，懷才不遇，曹植對徐幹實有勸慰勉勵之意。「鳩」，形如野鴿，古代文學多所描繪，據黃節云：「王粲〈雜詩〉曰：『鷲鳥化為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雲會，託身鸞鳳間。』當時建安諸子作詩，往往相互模擬。子建〈春鳩〉、〈流飆〉兩句，蓋有仲宣詩意，謂鳩居宮殿，際會風雲，喻人才雜出，而幹獨甘貧賤也。」足見曹植有意以此反襯徐幹之處境，如明·劉履云：「然其所用之人或有邪佞上廁，如鳩鳥之鳴棟，飆風之激檻，乃使有德之士，困處蓬室，饑寒呻吟，有足憐者。如寶之見棄，將怨誰，和氏誠欲獻之，則亦反受其罪」<sup>49</sup>；清·吳淇云：「『鳩鳴飛棟』，喻小人得志居高。」<sup>50</sup>此二說頗能切中此詩要旨。另有〈贈白馬王彪〉一詩云：

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此詩贈與曹植異母之弟曹彪，此詩寫作背景，與曹植所遭遇之政治迫害有關，據《三國志·曹植傳》裴注引《魏氏春秋》云：「是時待遇諸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此詩

<sup>48</sup>〔清〕張玉穀《論古詩四十首》第十七，同注 20，頁 208。

<sup>49</sup>〔明〕劉履《選詩補注》，同注 20，頁 123。

<sup>50</sup>〔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同注 20，頁 155。



共分七章，為曹植詩中長篇，任城王之死已震撼曹植，本已悲痛難抑，又被迫與曹彪分離，更是悲憤不已。詩歌按旅途層層推進，針對作者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詳加描寫，第四章以「鷓鴣」、「豺狼」、「蒼蠅」比喻奸佞小人，「鷓鴣」即貓頭鷹，明·何焯云：「鷓鴣豺狼，指監國者。」<sup>51</sup>此禽鳥之惡，《詩經·豳風》已有記載：「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用以比喻貪心暴虐之人，緊接著又以秋風微涼、寒蟬淒鳴、原野蕭條、白日西匿等意象，營造悲涼氣息，而「歸鳥」形象，更使詩人心緒轉悲，足見比興藝術手法之使用，可使此詩更加委婉含蓄，深沉不露，深受歷代讀者肯定，如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卷四云：「故其詩有『鷓鴣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之句，蓋亦當『變雅』耳。……子建〈贈白馬王〉詩，體既端莊，語復雅鍊，盡見作者之功。」<sup>52</sup>清·方東樹《昭昧詹言》亦云：「此詩氣體高峻雄深，直書見事，直書目前，直書胸臆，沉鬱頓挫，淋漓悲壯。」<sup>53</sup>

### （三）鳥鳴求友，殷殷企盼

《詩經·伐木》已有鳥鳴求友之描繪，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毛詩注釋》卷十六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曹植〈雜詩〉其一云：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景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其三云：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

<sup>51</sup>〔明〕何焯《義門讀書記》，同注 20，頁 180。

<sup>52</sup>〔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同注 20，頁 141。

<sup>53</sup>〔清〕方東樹、汪紹楹點校：《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 6 月），卷 2，頁 73。

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  
今已歷九春。飛鳥遶樹翔，嗷嗷鳴索群。願為南流景，馳光見  
我君。

此為曹植〈雜詩〉七首之三，《文選》李善注云：「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內容描寫獨守空閨之婦對良人的思念之情，開篇為傳統比興手法，據明·胡應麟《詩藪》云：「子建雜詩，全法〈十九首〉意象，規模酷肖，而奇警絕到弗如。」<sup>54</sup>其一描寫作者登高望遠，見孤雁南飛，哀鳴切切，而已身思慕遠人，後世多認為此南翔之雁鳥是描寫自己所思念的曹彪，末兩句仍注目禽鳥行蹤，藉由作者發現孤雁已逝，帶出情緒，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二云：「『高臺多悲風』二句，興象自然，無限託意，橫著頓住。『之子』四句，文勢與上忽離。『孤雁』二句，橫接。『翹思』句接『離思』，『形影』句雙結『孤雁』與『人』作收，文法高妙。」<sup>55</sup>其三則寫織婦獨守空閨，及對丈夫之思念，末四句作者筆鋒乎轉，失群飛鳥繞樹悲鳴，尋求伴侶，聯想己身寂寥之苦。通篇看似婦女思念遠行之良人，實乃隱含作者欲求尋知己之寫照。

#### （四）閨情纏綿，意涵深切

據劉履《選詩補注》云：「子建志在輔君匡濟，策功垂名，乃不克遂。雖受封爵，而其心猶為不仕，故託處女以寓怨慕之情焉。」<sup>56</sup>作品亦有不少以美女、棄婦為題者，如〈美女篇〉以女子風華正茂，不得理想匹配而不願出嫁，喻志士懷才不遇，沈德潛《說詩碎語》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願得賢君而事之，若不遇時，雖見徵求，終不屈也。寫美女如見君子品節，此不專以華縟勝人。」<sup>57</sup>足見曹植擅長以美女、怨婦，訴說己身遭遇，如〈閨情〉詩云：

攬衣出中閨，逍遙步兩楹。閑房何寂寞，綠草被階庭。空穴自  
生風，百鳥翔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君并。

<sup>54</sup>〔明〕胡應麟撰：《詩藪》，同注 20，頁 134。

<sup>55</sup>同注 53，頁 77。

<sup>56</sup>〔清〕劉履：《選詩補注》，同注 20，頁 89。

<sup>57</sup>〔清〕沈德潛：《說詩碎語》（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年 4 月），頁 154。

另有〈情詩〉：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游魚潛淙水，翔鳥薄天飛。眇眇客  
行士，遙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遊者歎黍離，  
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淒愴內傷悲。

清·吳淇云：「凡情詩皆借閨房兒女之私，以寫臣不得以於君之思。子建此詩，舊註為忠君憂國之情，甚至以為不忘漢室，何其迂也。大抵子建生平，只為不得於文帝，常有憂生之嗟，因借遙役思歸之情，以喻其憂讒畏譏，進退維谷。」<sup>58</sup>而此詩針對個別景物，進行描繪，頗為細膩深刻，具有言外之意，如游魚潛水、鳥薄天飛，皆因有所畏懼，<sup>59</sup>前者描繪女子獨守空閨，眼見百鳥南翔，而心生思念，造語生動流暢，意象傳神靈動。而〈棄婦〉詩，更是代表作之一：

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璨有光榮。光榮曄  
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為？  
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  
流星。……

此詩為代擬之作，前十句借石榴華而不實，比喻自身美好，卻無子嗣；接續以鳥飛翔聚集，拍動翅膀悲鳴，實乃藉鳥之姿態，寫棄婦之心情，故清·張玉穀《古詩賞析》云：「此為棄婦語夫之辭，其亦有悟君之意也。……鳥代樹言，人揣鳥意，用筆奇甚。」<sup>60</sup>而〈種葛篇〉，亦是女子情感，詩云：「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恩紀曠不接，我情遂抑沉。出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獸，仰見雙棲禽。攀枝長歎息，淚下沾羅衿。」此詩與〈浮萍篇〉意涵相近，亦為棄婦感懷寄託之作，女子徘徊林中，見交頸之馬，雙棲之禽，更襯顯出內心悲切，此棄婦

<sup>58</sup>〔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同注 20，頁 154。

<sup>59</sup>吳淇云：「『游魚』本欲游也，乃不敢游而潛淙水；『翔鳥』本欲集也，乃不敢集而薄天飛」，頁 154。

<sup>60</sup>〔清〕張玉穀著：《論古詩四十首》，同注 20，頁 212。

之思，實乃意有所指，據朱緒《曹植考異》云：「此亦不得於文帝，借棄婦而寄慨之辭。」而篇中所用意象，皆隱寓兄弟之情。而〈矯志〉詩云：「抱壁塗乞，無爲貴寶。履仁遭禍，無爲貴道。鵠雛遠害，不差卑棲。靈虬避難，不恥污泥。」以「矯志」爲題，詩中善用比喻，如鵠雛、靈虬，力諫國君應親賢臣、遠小人，足見曹植後期作品，多半與文帝密切相關。

### （五）壯懷激昂，悲憤難抑

曹植早年意氣風發，倜儻超群，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繼任魏王後，隨即誅殺丁儀、丁翼兩人，曹植悲痛難當，卻無力相救，內心悲憤交加，可由〈野田黃雀行〉一詩，窺見一斑，詩云：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鷁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據《三國志·曹植傳》：「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翼、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不自安。……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翼並其男口。」<sup>61</sup>楊脩、丁氏兩人等好友接連遇難，無力援救，在曹植心中留下深切悲痛，而以自抑，故以此詩排遣之。首二句以「高樹」、「海水」等壯闊之形象，隱喻作者身處險惡之境，「利劍不在掌，結交何須多」，則反面表達朋友遇難卻無力相救之無奈，並以兩類禽鳥爲喻，黃雀性溫馴，鷁又稱雀鷹、鷁鷹，善捕鳥禽，屬性兇猛，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此應自比黃雀，望援於人，語悲而調爽。或亦有感於親友之蒙難，心傷莫救。」<sup>62</sup>是極爲特殊之比興手法，故劉勰《文心雕龍》評之曰：「陳思之〈黃雀〉，公幹之〈青松〉，格高才勁，而並長於諷諭。」<sup>63</sup>朱乾云：「子建處兄弟危疑之際，勢等馮河，情均彈雀。詩但言及時爲樂，不言免禍，而免禍意自在言外。意漢鼓吹鐃歌〈黃雀行〉亦此意

<sup>61</sup>〔晉〕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sup>62</sup>〔清〕陳祚明著：《采菽堂古詩選》，同注20，頁188。

<sup>63</sup>同注9，下冊，頁632。

也。」題材及藝術手法亦十分巧妙，如「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使用疊句及頂真手法，為樂府民歌常見用法。王夫之《船山古體詩評選》卷一：「『羅家得雀喜』二語，偷勢設色，尤妙在平敘中入轉一結，悠然如春風之微歇。」<sup>64</sup>又如〈鰕鱔篇〉：

鰕鱔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遊？世士此誠明，大德固無儔。駕言登五嶽，然後小陵丘。俯觀上路人，勢利惟是謀。讎高念皇家，遠懷柔九州。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汎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

此詩約作於魏明帝太和二、三年間，藉以抒發作者之壯懷，篇首即蘊含慷慨不平之氣，以「鰕鱔」、「燕雀」為喻，「鰕」為小魚，「鱔」指黃鱔，皆為棲息於池塘、小河，或稻田泥洞、石縫之中，前兩句以「鰕」、「鱔」為喻，意近於與宋玉〈對楚王問〉：「夫尺澤之鯢，豈能語之量將海之大哉！」其後兩句則近於《史記·陳涉世家》：「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以鰕鱔、燕雀比擬平庸之輩，鴻鵠喻指胸懷壯志者，也隱喻自身，對比手法極為妥切，更可見曹植內心激切之情。而〈三良〉一詩，亦帶有譏諷之意，詩云：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

「三良」指春秋時期秦國子車氏之三子，據《左傳》載秦穆公死，以人殉葬，子車氏之三子皆在其列，然三人為賢良之才，故秦國人深感惋惜，乃作《詩經·黃鳥》以悼之<sup>65</sup>，而曹植所作，乃詠史事，末兩句套用《詩經》語句，增添不少悲愴氣氛。另有〈豫章行〉其二：「鴛鴦自朋親，不若比翼連。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

<sup>64</sup>〔清〕王夫之：《船山古體詩評選》，同注 20，頁 166。

<sup>65</sup>據《左傳·文公六年》：「秦伯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則流言。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此詩題為樂府歌辭，屬相和歌清調曲，足見曹植乃擬古題而作，「豫章」為古郡名，第一首抒寫懷才不遇之感慨，第二首開頭以鴛鴦破題，寫鴛鴦形影不離，但不及比翼鳥雙翅相連，並讚揚子臧、季札謙讓之美德，藉此自表心跡。足見首兩句以比興手法，第三、四句點明骨肉至親，血濃於水，並以周公、康叔為喻，正面表達自己對兄弟之深情，更以管叔、蔡叔之言語挑撥，顯示作者不被兄弟理解之苦，藉此表明希冀兄弟和睦相處之心意，可說是針對曹丕之猜忌與迫害而發。據曹植〈又求自試疏〉一文可知曹植之胸懷：「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足見曹植之創作，內容意蘊較之其父兄，更顯深刻動人，創作手法，更為豐富多元，故鍾嶸《詩品》評之曰：「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sup>66</sup>

## 肆、結語

元稹曾云：「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抑揚冤哀存離之作，尤極於古。」<sup>67</sup>三曹父子經歷戰事，兵戎之間，不忘文學創作，因其人格特質，身世遭遇，故風格殊異，本文就三人詩作中所使用之禽鳥意象，進行探討，曹操所作皆直言鳥名，有意彰顯禽鳥形象；曹丕則大量描繪飛鳥、離鳥、群鳥、孤鳥，雖未明言鳥名，卻可由其姿態見其寄托；而曹植詩歌論及禽鳥種類，最為多元，所寫情懷亦最為豐富。三人描繪禽鳥之意蘊，可歸納為以下幾大面向，茲分述如次：

### 其一、化用《詩經》，展現才性

漢代末年，兵馬倥傯，戰禍連年，民生凋敝，生靈塗炭，三曹父子感於亂離，或多或少於作品中，展現對當時社會現實的關懷，可說是承繼《詩經》以來的寫實傳統，如曹操〈蒿里行〉、〈薤露行〉，有「詩史」、「漢末實錄」之稱；曹植〈贈白馬王彪〉、〈上留田行〉等。除此之外，亦有不少直接取材《詩經》描繪禽鳥之處，巧妙化用，融入己作，清·吳淇云：「子建之詩，隲括《風》、《雅》，組織屈、宋，洵為

<sup>66</sup>〔梁〕鍾嶸：《詩品》（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2月），頁44。

<sup>67</sup>〔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同注20，卷56，頁6。

一代宗匠，高踞諸子之上。然其渾雄蒼老，有時或不及乃父；清瑩悲涼，有時不及乃兄。然不能不推子建為極者，蓋有得於詩家之正派的宗的。」<sup>68</sup>三曹父子皆取材《詩經》描繪禽鳥，化用典故、詞彙，並關心歷史事件，除可展現詩歌藝術手法外，亦可窺見三曹父子雅好文學，博學多識之特質。

## 其二、巧用比興，感慨遭遇

自《詩經》以降，所形成之「美刺興寄」特色後，後世文學多承繼此手法，錢鍾書《管錐編》釋之曰：「詩中所未嘗言，則取事物，湊泊以合，所謂言在於此，意在於比。」<sup>69</sup>三曹父子詩歌，亦多見比興寄托之法，如曹丕〈善哉行〉其二：「離鳥夕宿，在彼中洲。延頸鼓翼，悲鳴相求。」據陳祚明云：「『離鳥』六句，言愁深至。詩所以貴比興者，直言之不足，比興而之則宛轉詳盡。『延頸鼓翼』，寫輾轉反側之狀，至矣！」<sup>70</sup>又如曹植〈贈白馬王彪〉以鷓鴣、豺狼為喻，明·劉履評之曰：「夫小人進讒於君側，猶鷓鴣鳴於車前，豺狼之當通道，故以為比。所謂蒼蠅之污能變黑白，讒巧之言能令親疏，此則興也。」<sup>71</sup>足見三曹父子皆能巧用比興手法，述寫個人生命感歎。

## 其三、描繪禽鳥，寄託懷抱

曹氏父子三人皆熱衷援用樂府舊題改寫詩歌，尤其曹操更是承繼「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之特色，藉此反映現實，對於當時重大歷史事件有詳細記載，所描繪之禽鳥，雖僅鴻雁、烏鵲、鷓鴣、鷺鳥、比翼等五類，卻生動賦予個人生命關懷及雄心壯志，風格雄健，情意慷慨；而曹丕詩歌擅長描繪遊子思鄉、思婦懷遠，屬民間題材，卻經由曹丕進行轉化，以多種禽鳥作為比興，委婉深刻，無怪乎《古詩源》評之曰：「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由曹丕作品中常擬女子口吻寫作，可見一斑；而曹植為八斗之才，建安詩人之冠，明·鍾惺《古詩歸》評曹植云：「子建柔情麗質，不減文帝；而肝腸氣骨，時有磊塊處，似為過之。」<sup>72</sup>清·方東樹《昭昧詹言》亦云：

<sup>68</sup>〔清〕吳淇撰：《六朝選詩定論》，同注 20，頁 145。

<sup>69</sup>錢鍾書《管錐編》（台北：書林書局，1990 年）。

<sup>70</sup>〔清〕陳祚明撰：《采菽堂古詩選》，同注 20，卷 5，頁 187。

<sup>71</sup>〔明〕劉履：《選詩補注》，同注 20，頁 122。

<sup>72</sup>〔明〕鍾惺撰：《古詩歸》，同注 20，頁 138。

「陳思天質既高，抗懷忠義，又深以學問，遭遇閱歷，操心慮患，故發言忠悃，不詭於道，情至之語，千載下猶為感激悲涕。」<sup>73</sup>曹植詩歌所描繪之禽鳥，往往與自身遭遇難脫干係，有取材《詩經》，加以轉化者，亦多見生新創造者，但詩歌依其生命遭遇之變化，而有深刻之思考，故明·劉履評〈雜詩〉云：「由小人之讒蔽日深，故兄弟乖離日遠，如江湖萬里，方舟安可及乎！夫既失愛於兄，則常責躬自悼，正猶孤雁之失群而哀鳴也。」<sup>74</sup>正因政治失意，屢遭迫害，曹植憂傷慷慨之悲愴，難以明言，故藉禽鳥之形象，隱喻比況自身之處，較之其父兄，詩中禽鳥形象之描繪，更有深刻之隱喻。

---

<sup>73</sup>同注 53，卷 2，頁 70。

<sup>74</sup>〔明〕劉履：《選詩補注》，同注 20，頁 120。



## 主要參考書目

### (一) 專書

- 梁·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5月。
- 洪順隆著：《六朝詩論》臺北：文津書局，1978年5月。
- 河北師範學院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編：《三曹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9月；2005年2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 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毛炳生：《曹子建詩的詩經淵源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公司，1985年。
- 袁濟熙著：《六朝美學》北京：北京大學，1989年8月。
- 張松如主編：《中國詩歌史·魏晉南北朝》長春：吉林大學，1989年。
- 李澤厚著：《中國美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12月。
- 成復旺著：《神與物遊——論中國傳統審美方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
- 廖國棟著：《魏晉詠物賦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10月。
- 景蜀慧著：《魏晉詩人與政治》臺北：文津書局，1991年11月。
- 夏傳才、唐紹忠校注：《曹丕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 孫明君著：《三曹與中國詩史》臺北：商鼎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 傅業庶著：《三曹詩文全集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月。
- 王力堅著：《魏晉詩歌的審美觀照》臺北：文津書局，2000年1月。
- 曹道衡著：《魏晉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
- 黃節注：《曹子建詩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月。
- 北京大學中國文史教研室選注：《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臺北：里仁書局，1992年3月。

吳懷東撰：《三曹與魏晉文學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

### (二) 學位論文

- 曹平佳：《曹氏父子詩歌藝術風格研究》新竹：玄奘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8年。
- 丁威仁：《三曹時代北地文士「惜時生命觀」研究--以建安七子與曹氏父子之詩歌為研究對象》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1999年。

田偉方：《曹氏父子文學風格研究》新竹：玄奘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10年。

### （三）期刊論文

李清筠：〈三曹樂府詩中的神仙世界〉，《國文學報》，1999年6月。

張娣明：〈三曹戰爭詩探析〉，《中國學術年刊》第二十四期，2003年。

許娟娟：〈曹植、王粲詩中鳥意象的異同〉，《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26

卷2第七期2005年6月。